

剧毒蓝银皇：废物武魂吊打魔王

>萧炎穿越了，带着前世化学博士的记忆。

>在这个武魂为尊的世界，他觉醒的却是最废物的蓝银草。

>学院众人哄笑，导师摇头放弃：“废物武魂，滚去后勤吧。”

>直到某天，他意外发现蓝银草竟能吸收并转化剧毒。

>三年后，全大陆魂师大赛上。

>昔日天才少女轻蔑一笑：“你的蓝银草还是这么弱小吗？”

>萧炎指尖轻弹，一根幽蓝草叶缠上她的脚踝。

>少女瞬间脸色发紫，瘫软跪地。

>观众席死寂无声。

>他俯身低语：“现在，谁才是废物？”

意识像是被扔进了一台高速旋转的离心机，天旋地转，五感错乱。刺鼻的消毒水气味、精密仪器运行的嗡鸣、还有导师最后那句带着焦灼的“萧炎！快停下反应！”……所有属于实验室的碎片，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撕扯、搅碎，然后猛地甩进一片混沌的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沉重的眼皮才勉强掀开一条缝。光线有些昏暗，带着一种古老的、混合了尘土和某种草木清香的陈旧气味，粗暴地灌进鼻腔。萧炎下意识地吸了口气，肺部却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楚，让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咳咳…咳…”

视野逐渐清晰。头顶是深色的木质横梁，雕刻着古朴而陌生的花纹，支撑起同样深色的瓦片屋顶。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铺着一层薄薄的、带着粗砺手感的草席。空气干燥，带着阳光晒过木头的暖意，却又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类似陈旧书本的霉味。

这不是医院。更不是他那间堆满了试管、烧瓶和精密光谱仪的尖端化学实验室。

记忆的最后画面定格在失控的合成反应釜——刺目的闪光，震耳欲聋的爆鸣，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然后就是无边的黑暗。

“醒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

萧炎费力地转过头。床榻边坐着一位穿着灰色粗布长袍的老者，须发皆白，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但眼神却异常清亮，正温和地看着他。老人手里端着一个粗糙的陶碗，碗口氤氲着微苦的药气。

“这是……哪里？”萧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摩擦，喉咙干得冒烟。

“石村。”老者将陶碗递到他唇边，“慢点喝。孩子，你在后山昏迷了三天三夜。幸好老林头砍柴路过，把你背了回来。”

石村？后山？昏迷三天？

陌生的地名和经历像冰冷的铁锤，狠狠砸在萧炎混乱的思绪上。他顺从地啜饮了几口苦涩的药汁，冰凉滑过喉咙，带来一丝清明，也让他混乱的脑海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一个荒谬绝伦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他，萧炎，二十一世纪最年轻的化学材料学双料博士，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似乎……穿越了？

接下来的日子，如同强行被塞进一个陌生的剧本。通过老村长的讲述和村里人零碎的议论，萧炎艰难地拼凑着这个世界的轮廓：武魂大陆。一个以“武魂”为力量核心，魂力等级决定一切的世界。强大的武魂伴生魂环，魂师们飞天遁地，移山填海。觉醒武魂，是每个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阶梯。

石村太小，太偏僻，没有自己的觉醒仪式。但距离石村百里之外，有一座名为“云岚”的初级魂师学院。每年，学院都会派遣导师，前往治下各个村镇，为适龄的孩子进行武

魂觉醒。

“三天后，云岚学院的导师大人就会到咱们村来。”老村长浑浊的眼中带着一丝萧炎看不懂的复杂光芒，有希冀，也有担忧，“萧炎啊，你也去试试吧。万一……万一觉醒了不错的武魂呢？总比一辈子在这山沟里刨食强。”

武魂？魂力？

萧炎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望着屋顶那些陌生而古朴的纹路。前世的知识如潮水般在脑海中翻涌——分子结构，能量守恒，量子理论……这一切，在这个充斥着“武魂”、“魂环”、“魂技”这些玄之又玄词汇的世界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格格不入。

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更深的无力感，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三天后，石村唯一一片稍显平整的打谷场，成了临时的觉醒场地。全村老少几乎都围了过来，眼神热切地盯着场地中央。那里临时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木台，台子上放着一颗人头大小、晶莹剔透的水晶球。

一个穿着云岚学院制式青色长袍的中年男人站在木台旁，神情淡漠，眉宇间带着一股长期身处高位养成的疏离和隐隐的不耐烦。他便是此次负责觉醒的导师，姓王。他的目光扫过台下排成一行、紧张又兴奋的村童，最后在萧炎身上停留了一瞬，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这个被捡回来的少年，眼神太沉静了，沉静得不像一个懵懂的山村少年，反而让他感到一丝……异样。

觉醒仪式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个个孩子紧张地上前，将手按在水晶球上。水晶球的光芒次第亮起：大多是微弱暗淡的白色、灰色，偶尔夹杂一丝微弱的黄光。伴随着光芒的，是镰刀、锄头、柴刀、甚至是一只灰扑扑的家雀……这些常见的农具和弱小兽类虚影在水晶球上一闪而过。

“镰刀武魂，无先天魂力。下一个。”

“锄头武魂，无先天魂力。下一个。”

“家雀武魂，先天魂力半级。下一个。”

王导师的声音平板无波，仿佛在宣读一份毫无价值的清单。每一个“无先天魂力”或“半级”的判定落下，都伴随着周围村民低低的叹息和失望的窃窃私语。

终于轮到了萧炎。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腾的陌生感与对未知力量的警惕，迈步走上木台。脚下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在骤然安静下来的气氛中显得格外清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好奇、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毕竟只是个被捡回来的外乡人。

他依言伸出手，缓缓按向那颗冰凉的水晶球。

指尖触碰的刹那——

嗡！

一股难以言喻的微弱吸力从水晶球内部传来。萧炎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体深处，某种从未被感知过的、极其稀薄的能量丝线，被这吸力牵引着，从四肢百骸中丝丝缕缕地汇聚起来，顺着指尖流向水晶球。

水晶球内部，光芒开始凝聚。没有耀眼的光爆，没有奇特的异象。

光芒是……灰扑扑的。

黯淡，微弱，死气沉沉，如同蒙尘的劣质玻璃。在这片黯淡的灰光中，一株植物的虚影艰难地浮现出来。

纤细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断的草茎，几片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嫩绿色小叶，无精打采地耷拉着。那形态，卑微，脆弱，平凡到极点。正是田间地头随处可见，连牛羊都懒得

啃食的杂草——蓝银草。

整个打谷场，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

落针可闻。

这死寂只持续了不到一息，就被骤然爆发的、几乎掀翻简陋木棚顶的哄笑声狠狠撕碎！

“噗哈哈哈哈！蓝银草！真的是蓝银草！”

“我的老天爷！这玩意儿也算武魂？喂兔子都嫌不够塞牙缝吧？”

“废武魂！彻头彻尾的废武魂！还是最垫底的那种！哈哈哈哈！”

“我就说嘛，一个捡回来的野小子，能有什么好命？”

“啧啧，白瞎了王导师跑这一趟！”

粗鄙的、毫不掩饰的嘲笑声浪，如同无数根冰冷的针，狠狠扎在萧炎身上。那些平日里憨厚的村民面孔，此刻在哄笑声中扭曲变形，写满了赤裸裸的鄙夷和幸灾乐祸。巨大的声浪冲击着耳膜，也冲击着他前世身为顶尖精英的骄傲。

他按在水晶球上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指尖冰凉。

王导师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底最后一丝因为萧炎眼神带来的异样也彻底消失，只剩下纯粹的失望和毫不掩饰的厌烦。他连测试先天魂力的步骤都直接省略了——这种连一丝光芒都吝啬亮起的废武魂，测不测有什么意义？先天魂力？顶天了半级，甚至可能为零！

“蓝银草武魂。”王导师的声音冷得像冰渣，带着一种宣判式的无情，清晰地盖过了场中的喧嚣，“无价值。下一个。”

他甚至连眼皮都懒得再抬一下，目光已经越过萧炎，看向队伍末尾最后一个紧张得发抖的孩子。

“无价值”三个字，如同冰冷的铁印，狠狠烙在萧炎的神经上。前世站在学术巅峰、无数荣誉加身的辉煌，与此刻被钉在“废物”耻辱柱上的狼狈，形成了撕裂灵魂般的巨大反差。一股灼热的、混合着不甘与暴怒的气血猛地冲上头顶，烧得他眼前发黑。

他猛地抬头，锐利的目光如同淬火的刀锋，直刺向王导师那写满不耐烦的脸。

王导师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完全不属于一个山村少年的锐利眼神刺得一怔，随即便是更深的愠怒。他冷哼一声，语气里的鄙夷几乎凝成实质：“怎么？还不服气？认清现实吧，小子。蓝银草，武魂谱系里公认的垫底垃圾！连一级魂兽都打不过！与其浪费资源做白日梦，不如早点认命。”

他顿了顿，仿佛施舍般挥了挥手，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漠然：“看你身体还算结实，学院后勤处缺个打杂的苦力。愿意的话，收拾东西，明天跟着车队滚去学院报道。不愿意？那就继续在这山沟里，当一辈子废物农夫！”

打杂苦力？

废物农夫？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鞭子，狠狠抽在萧炎的心上。前世操控尖端科技、引领时代浪潮的双手，在这个世界，只配去搬砖、挑粪、清理垃圾？

巨大的屈辱感如同火山熔岩般在胸腔里翻腾、咆哮，几乎要冲破理智的堤坝。他死死咬着后槽牙，牙龈渗出血腥的咸涩，才勉强压下那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咆哮。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血痕。

他用力闭上眼，再睁开时，那汹涌的暴怒已被强行压入眼底最深处，只余下一片冰冷

的死寂。他深深地、深深地看了一眼王导师那张写满轻蔑的脸，仿佛要将这张脸刻进骨髓深处。

然后，他猛地转身，跳下木台。动作带着一股压抑的狠劲。

“萧炎……”老村长颤巍巍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担忧和无奈。

萧炎没有回头。他挺直了脊背，像一杆被风雪压弯却倔强不肯折断的标枪，在身后那片几乎要将他淹没的嘲笑浪潮和无数道或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一步一步，沉默而坚定地朝着村外那片连绵的、沉默的、仿佛能吞噬一切的后山走去。

每一步，都踩在屈辱的荆棘之上，留下无声的血印。

云岚学院的后勤处，是光鲜亮丽的魂师世界最肮脏的角落。这里没有魂环的光芒，没有魂技的呼啸，只有汗臭、污垢和永远干不完的苦力活。

萧炎被分配到了最苦最累的“秽物处理区”。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清理整个学院公共厕所堆积如山的污物；搬运处理训练场、兽栏、甚至魂师宿舍倾倒出来的、混杂着各种诡异药渣、实验失败品、甚至低阶魂兽粪便的垃圾堆；疏通被各种不明堵塞物淤积的下水道；以及，在学院药圃需要时，去清理那些因种植失败或药性冲突而枯萎、腐烂、甚至可能带毒的废弃药草残渣。

巨大的木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沉重的推车把手磨破了手掌的嫩皮，黏腻污秽的堵塞物沾满全身。汗水混合着污物，浸透了那套粗劣的麻布工服，紧紧贴在皮肤上，带来刺痒和黏腻。周围的正式学员和杂役们经过时，无不掩鼻疾走，投向他的目光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嫌弃。

“看，那个蓝银草废物。”

“离他远点，臭死了！”

“啧啧，真是晦气，跟他在一个学院呼吸空气都恶心。”

恶毒的低语如同细小的毒蛇，钻进耳朵。萧炎只是沉默地低下头，将所有的屈辱和愤怒，连同肩上沉重的污物桶，一起扛起。每一次弯腰，每一次用力，每一次汗水混着污秽流入眼角带来刺痛，都像是在用最粗糙的砂纸打磨着他的心志。

他像一个最沉默的苦行僧，机械地重复着这些毫无尊严的劳作。只有在夜深人静，拖着疲惫不堪、几乎散架的身体回到那间位于后勤处最角落、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的狭小杂物间时，他眼中那压抑的火焰才会重新跳动起来。

他蜷缩在冰冷坚硬、只用几块破木板和稻草铺成的“床”上，借着窗外透入的惨淡月光，闭上眼。没有冥想魂力的法门，没有武魂修炼的传承。他能依靠的，只有前世刻在骨子里的知识——化学反应的原理，能量转化的规律，物质分解与重组的本质。

“武魂……能量具现……”

“魂力……驱动能量……”

“蓝银草……植物……生命……吸收……转化……”

这些词汇在他疲惫却异常清醒的脑海中反复碰撞、组合、推演。他像一个被困在绝境中的科学家，疯狂地榨取着每一丝可以利用的“变量”，试图在“废武魂”这个绝望的方程式中，找到那唯一可能存在的、极其微弱的“解”。

日子在麻木的苦役和疯狂的头脑风暴中一天天滑过。身体在超负荷的劳作下变得精瘦而结实，皮肤被污秽和劣质皂角磨得粗糙黝黑。唯有那双眼睛，在污垢和疲惫的掩盖下，却越来越亮，越来越深，像两口沉寂的火山，酝酿着无人知晓的熔岩。

这天下午，天空阴沉，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萧炎被管事指派，去清理药圃深处一个废弃已久的角落。那里曾是学院尝试培育一种名为“腐心藤”的剧毒药草的区域，后来因毒性失控、污染土壤而彻底废弃，成了无人问津的毒地。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腥甜与腐烂混合的怪味，吸入肺里都带着微微的灼烧感。地面上散落着早已枯萎、呈现出诡异黑紫色的藤蔓残骸，叶片蜷曲发脆，茎秆腐

朽。泥土也是不祥的紫黑色，踩上去感觉黏腻松软，散发着阵阵毒瘴。

“动作快点！清理干净！把这些毒藤烂叶都给我铲走，堆到焚化坑那边！别磨蹭！”管事捏着鼻子站在远处干净的小路上，不耐烦地吼着，丢给萧炎一把锈迹斑斑、刃口都钝了的破铁锹和一个巨大的、同样破旧的藤筐。

萧炎默默捡起工具，踏入那片被剧毒浸染的废土。脚踩在紫黑色的泥泞里，发出令人不适的噗叽声。他挥动铁锹，吃力地铲起一坨混杂着腐败毒藤和毒泥的秽物。动作牵动了连日劳累积累的肌肉酸痛，手臂猛地一抖。

“嘶！”

铁锹粗糙的木柄上一根倒刺，狠狠扎进了他左手拇指的指腹。尖锐的疼痛传来，一小滴殷红的血珠瞬间沁出。

几乎是同时，一丝微不可察的、冰凉滑腻的触感，从脚下那片紫黑色的毒泥中悄然渗透而出，如同一条无形的毒蛇，精准地缠绕上他受伤的指尖，顺着那微小的伤口，猛地钻了进去！

剧痛！

那是一种远超肉体创伤的、源自灵魂深处的尖锐灼痛！仿佛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顺着手臂的经脉疯狂地向心脏钻刺！眼前瞬间发黑，天旋地转。萧炎闷哼一声，双腿一软，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倒，重重地摔在那片散发着恶毒气息的紫黑色毒泥之中！

冰冷、黏腻、带着强烈腐蚀性的毒泥糊满了他的口鼻。那股腥甜腐烂的剧毒气息如同实质，疯狂地涌入他的呼吸道，灼烧着他的气管和肺叶。更可怕的是，那钻入体内的剧毒能量，如同失控的野火，在经脉中横冲直撞，肆意破坏！血管像是要爆裂开，肌肉在毒素侵蚀下疯狂痉挛、抽搐。

“啾…啾……”他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啾啾声，身体蜷缩成一团，剧烈地颤抖。死亡的冰冷阴影如同实质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意识在剧毒冲击下飞速模糊、溃散。

完了……

就在意识即将彻底沉入黑暗深渊的前一刹那——

嗡！

一声极其轻微、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嗡鸣，在他模糊的感知中响起。

紧接着，一股微弱却异常清晰的本能冲动，如同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猛地从他丹田位置（或者说，这个世界的魂力核心所在）爆发出来！那沉寂了数月、如同死水般毫无波澜的“蓝银草”武魂，在这一刻，在宿主濒死的绝境刺激下，被那狂暴的剧毒能量彻底激活！

一股微弱、清凉、带着奇特生命韧性的能量流，从他魂力核心中骤然涌出，自发地、无比精准地迎向那正在他体内肆虐的腐心藤剧毒！

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

只有一种奇异的、如同海绵吸水般的“融合”！

那狂暴的、充满毁灭气息的剧毒能量，在接触到这股清凉能量流后，竟像是遇到了天生的克星！毁灭的狂躁被迅速抚平、瓦解、然后……被那清凉的能量流贪婪地、一丝不漏地“吞”了进去！

剧毒的灼痛感如同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清凉和……饱胀感？仿佛干涸的河床突然被注入了甘泉。

萧炎猛地睁大了眼睛！

身体的抽搐停止了，窒息的痛苦消失了。他依旧趴在冰冷污秽的毒泥里，口鼻间还是那股令人作呕的腥甜气味，但体内那足以致命的剧毒，竟然……消失了？！

不，不是消失！

他清晰地感觉到，那股吞噬了剧毒的清凉能量流，正缓缓流回他的魂力核心。就在这能量流回归的瞬间——

嗤！

一声极其轻微的、仿佛嫩芽破土而出的声音。

在他下意识摊开的、沾满毒泥的左手掌心之中，一点极其微弱、却异常执拗的蓝色光芒，如同暗夜中的萤火，骤然亮起！

光芒中心，一根纤细得几乎看不见的草叶虚影，缓缓探出。

不再是记忆中那种毫无生气的嫩绿色！

那草叶呈现出一种……深邃、幽冷、仿佛凝聚了剧毒精华的——暗蓝色！

它静静地悬浮在萧炎掌心上方，只有半寸长短，纤细脆弱，却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冰冷而致命的危险气息！暗蓝色的叶脉在虚影中若隐若现，如同流动的毒液。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因为这抹幽蓝而变得微微扭曲、凝滞。

萧炎死死地盯着掌心这抹幽蓝，瞳孔因为巨大的震惊和难以置信而剧烈收缩！

呼吸，在刹那间停止。

时间，仿佛凝固在这一刻。

唯有那一点幽蓝的微光，在昏暗污浊的废弃药圃里，如同深渊睁开的魔眼，无声地燃烧着。

冰冷黏腻的毒泥紧贴着皮肤，那股腥甜腐烂的气息顽固地钻入鼻腔，但这一切感官上的刺激，此刻都变得无比遥远。萧炎所有的感官，所有的意识，都被掌心那一点骤然亮起的幽蓝死死攫住！

暗蓝。

深邃，幽冷，仿佛将剧毒的精华浓缩到了极致。不再是记忆中测试水晶球里浮现的那种卑微、毫无生气的嫩绿废草。

它只有半寸长短，纤细得仿佛一口气就能吹散，如同风中残烛般脆弱。但就是这抹微弱的光影，却散发着一股源自生命本能的、令人灵魂都为之战栗的冰冷气息！那是一种纯粹的、未经任何修饰的……致命感！

暗蓝色的叶脉在虚影中极其缓慢地流淌、搏动，如同拥有生命，又像是凝固的毒液在无声地蜿蜒。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因为这抹幽蓝而变得粘稠、凝滞，光线经过它时都发生了细微的扭曲。

吞噬！

刚才体内发生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如同烙印般刻在萧炎的脑海。那狂暴的、足以瞬

间夺命的腐心藤剧毒，就是被这源自“蓝银草”武魂的、带着清凉生命韧性的能量流……硬生生“吞”掉了！

一个前世被所有理论视为绝不可能的悖论，此刻正以如此蛮横、如此颠覆认知的方式，呈现在他的眼前！

植物武魂……吞噬剧毒？！

“噤…噤……”

粗重而混乱的喘息终于冲破了喉咙的阻滞，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毒泥的腥甜和劫后余生的冰冷。萧炎的身体依旧僵硬地趴在污秽之中，沾满毒泥的手掌却不由自主地、带着一种近乎痉挛的颤抖，缓缓收拢，想要将那抹幽蓝的虚影紧紧攥在手心。

不是幻觉！

那微弱却无比真实的冰凉触感，那源自灵魂深处的、武魂被激活的微弱悸动，都在清晰地告诉他——这不是濒死的幻象！

“蓝银草……”沙哑得几乎不成调的声音从他沾满污泥的唇齿间艰难地挤出，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近乎疯狂的颤抖，“废物……武魂？”

他猛地抬起头。

脸上沾满黑紫色的毒泥，狼狈不堪，如同刚从地狱泥沼里爬出的恶鬼。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瞳孔深处，不再是麻木的死寂，也不再是滔天的愤怒，而是一种……如同在无边荒漠中跋涉了无数日夜、濒临绝境时，骤然看见绿洲边缘那第一株顽强荆棘时，所迸发出的、足以焚尽一切黑暗的——狂喜！

那狂喜如同电流，瞬间击穿了他疲惫不堪的神经末梢，点燃了沉寂已久的灵魂之火！

“废物？”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撕裂的沙哑，却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力量。那是一种从绝望深渊底部骤然反弹而起的、带着血腥味的兴奋！

他死死盯着掌心那抹幽蓝，沾满污泥的脸上，嘴角一点一点地、极其缓慢地向上拉扯。

不是微笑。

那是一个烙印，一个宣告，一个从地狱归来的恶鬼，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复仇之刃时，露出的、无声而狰狞的咆哮！

他用力地、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充斥着剧毒与腐朽气息的空气。那腥甜的味道钻入肺腑，此刻却仿佛带着某种令人迷醉的、新生的芬芳。

“呵……”一声低沉、压抑、却蕴含着无尽风暴的笑声，终于从他胸腔深处滚了出来，闷闷的，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在低吼。

“毒草？”他低语着，目光灼灼，如同燃烧的星辰，死死锁住掌心那抹倔强摇曳的幽蓝。

“不。”

那抹幽蓝的光芒似乎感应到了他灵魂的咆哮，微弱地、却无比清晰地跳动了一下。

萧炎的嘴角，那个狰狞的弧度彻底咧开，露出沾着污泥的牙齿，如同择人而噬的凶兽。一个全新的、带着无尽血腥与狂野的名字，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来，重重砸在这片死寂的毒土之上：

“这是我的……”

“剧毒蓝银皇！ ”